沈氏“三正”

□敏 之

纵观当今书坛，有不少书法家还未进入中老年，其书却早已“结壳”了，不再与时舒卷，渐渐丧失了精进的能力和勇气。然而年达八秩的沈正先生，仍能力发千钧，花甲之年从头越，十年一个展览，延续下来已是第三个，我都见证了，一个比一个精彩！他在用学术修养和人文精神诠释着“人书俱老”的意义，也用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豪气为晚年书法人作出了示范和表率。

我18岁离开家乡赴笈金陵那年，沈正先生36岁就已经是名扬如皋的书法才俊了，后来我工科毕业去南京艺术学院进修，正式开始涉猎书法，更加关注沈正先生，我对他的书法很是敬慕。以书结缘20多年来，我们常在一起谈论书道，成为忘年之交。

如皋，古邑雉水。南临巨江，东拥沧海。皋，乃是江海之交汇之高地。呼吸万顷，吐纳灵潮是其最好诠释。文脉传承于斯，水土养人一方。旷逸的胸襟是大自然赋予如皋人的。自古以来，如皋孕育了众多文人名贤书家如胡瑗、王观、冒襄、李渔，篆刻有黄经、许容开派，近代有黄七五、汤正幅等，可谓灿若星辰，辉耀至今。今有沧陵、沈正、秀骥、“三军”等书家辈出，艺炳苏中。

文题所言，何为沈氏“三正”？

一曰：为艺品正。沈正先生书法五体皆备，初习颜柳，功力深厚，会通楷则，精研行草。其气象正大，心贯白日，亦如人品也。其书法功力得益于魏碑，并将魏碑雄厚气势及朴拙用笔与米芾的俊逸奔放相结合，悟得行书意趣；他对唐楷研习甚为透彻、严谨，删其繁缛将其雍容堂皇之气引于正书之中，“笔蕴圆活，墨扬神采，熟中见生，润中存涩，艺术的脉动堪称昭昭然、跃跃然。”（丁涛语）其状貌一帜显然，别开生面。

二曰：传风气正。教师出生的他，为人之师表；后又任文化部门领导，以文之化人；担任如皋市书协主席10余年里，带头弘扬崇古学风，深习经典，奖掖后生，琢玉传风，一派欣欣。沈正先生作为如皋地区的书法领军人物，一个人影响一群人、一个区域，这种书法文化效应显见。其创作之余多悉心培育书法秀苗，弟子过千，获奖者无数。书坛后有人继，功德无量，善莫大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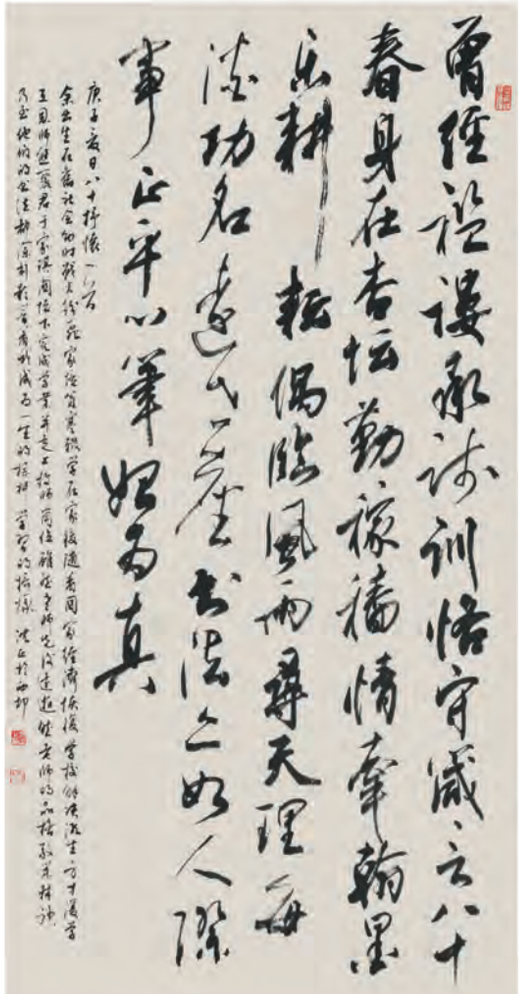
三曰：从欲心正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为政如此。然而对书法艺术家而言，此“欲”乃会通求变的终极追求。吾以为，书家七十当从心所欲，“贵”逾矩。令人敬佩的是，沈正先生对待艺术，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、理解包容的心态、学无止境的心态，60岁之后仍创新求变，且佳作迭出。难能可贵！正如他《七十抒怀》诗云：“学书犹上玉皇顶，山路崎岖苦攀登，十八盘中细思量，书道难写是精神”，以其心路历程的艰辛悟出了书法真谛，可谓是心平意正、耳聪目明的高人。

此文一出，倘若有人称他“沈三正”便是自然的事了。因为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评价和称许，他当之无愧！

会心沉静气，得意正当年。我期待着“三正”先生的下一次“亮剑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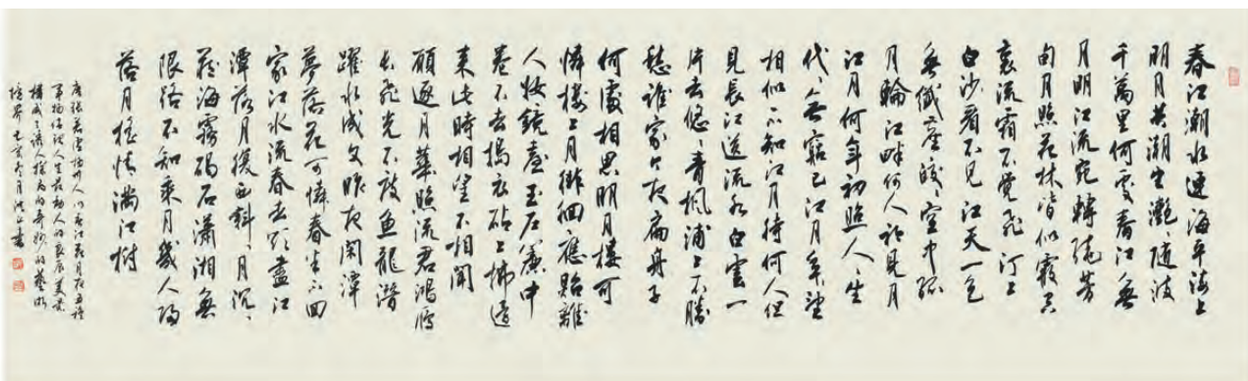
庚子岁阑写于金陵研漪斋

沈正，字益之，号霞山人，1943年生，江苏如皋人。6岁开始练字，70余年，未曾间断，在楷书上打下扎实功底。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任如皋市书协副主席、主席，从事文化工作。曾在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学习，并得到尉天池、孙伯翔、言恭达、孙晓云等老师指点，逐步加深对书法艺术本体的认识和经典作品的理解。退休后，潜心创作，作品入选“全国首届老年书法展”“全国第二届隶书作品展”“全国首届楷书展”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如皋市书协名誉主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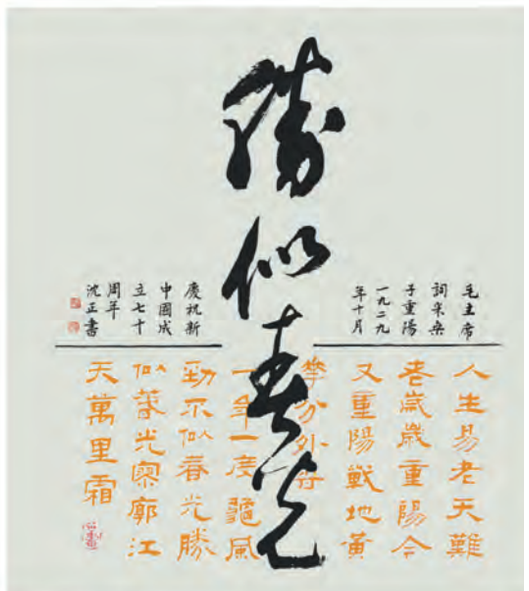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八十抒怀》135cm×67cm

老子《致虚极守静笃》66cm×33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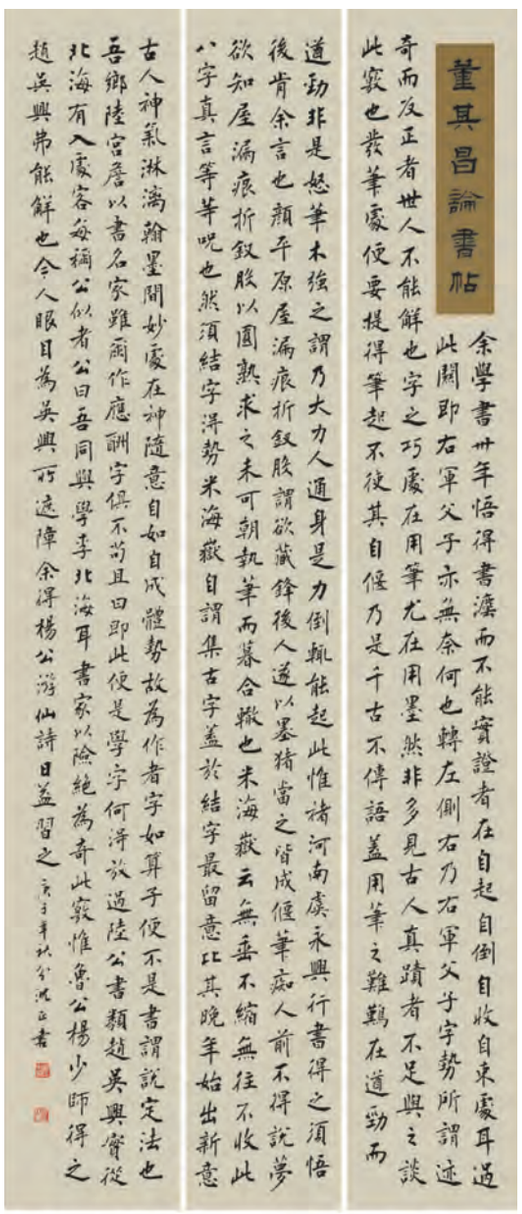


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270cm×68cm



毛主席《采桑子·重阳》65cm×55cm

陈从周《忆江南·如皋好》直径66cm



董其昌《论书帖》172cm×70cm

时雨之恩 难以言尽

——写于老师八秩书展之际

□奚 白

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”

记得那是1995年，我央求高中同学沈伟伟向他的伯父沈正先生代呈拜师之诚。不日我便兴奋地收到一幅唐楷作品，内容便是这段韩愈之《师说》文字，款“沈正涂鸦”，无章。

由斯开启我与恩师情同父子般的不解胜缘。彼时老师与师母刚过知天命之年，我亦少年儿郎，而今二尊已然耄耋，而我也是越不惑而近天命。回首向来岁月悠悠，自是感喟不已！

说起来颇为惭愧，早年求艺师门，未有束脩之仪，并非无孝敬之心，实在是当时家贫无奈。多年之后我生活有所改观，每小尽心意时老师都再三推辞，说他们什么都不缺，要我照顾好自己。

有时候想要表达太多，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1997年，生命际遇将我带入人生最为惨淡的一段时光，少不更事的我于其间充分领略了世故人情与炎凉冷暖，物质生活极度困窘。老师对我的照拂令我终身难忘！在我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无钱买纸练字，老师多次给我纸张；冬天我衣着单薄，老师给我他的衣裳。我想当年老师和师母对我的垂爱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聪颖的天资可期来日，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他们简单而可贵的慈悯之心。

老师在生活上对我如慈父般怜护关照，但对于我的艺术和学业又如严父般苛而期许。在老家跟随左右求艺的几年里，如皋也有过几次展览，当时他担任市书协主席，而作为学生的我却几乎未曾参加过这些展览，更不用说得奖了。面对当时年少倔强的我在艺术上的种种偏执与荒唐，老师有过数次认真交谈，其情其景亦如昨日。在他们这代人心目中，艺术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神圣，因此对于“书如其人”的认识，对于“人书俱老”的追寻，自然也就成为毕生之道。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老师在授我以业的同时，也将其所宗之道传给学生。所以有关为人为艺，也便成为我聆听最多的教诲。在我看不到生活希望的时候，他时常予以鼓励，偶尔也会提及自己的人生阅历，而我也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感知他的睿达和坚韧，承学其乐观与坚守。

2015年，老师来京出席活动，又逢降温落雪，我在广东出差，请同学代我先为迎侍。在赶回的途中，同学发来微信，说老师在房间包裹严实，同学坐了一会儿觉得冷，才发现没有开空调，不解询问，他说给我带了我爱吃的老家烧饼，怕开空调温度高，烧饼会坏。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的我，看着手机屏上同学发来的微信，百感交集，涕泪盈眶。当时我只回复了几个字：“我的老恩师啊！”

在我外出的这20多年中，每回家乡我必在当天晚上去看望老师和师母。师母总是像母亲般详问我的工作生活及起居，且早已装好我爱吃的家乡风味让我带走。老师则更多地关心我的工作情况和书法研习，除了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外，并不多叮咛。老师是个真诚而朴实的人，每次电话说完事情便挂了，少有赘言。近年来，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，尤其是膝盖的问题很让我担心，他脸上渐渐长出的零星老人斑也总是浮现在眼前。

恩师如父，慈爱如山。老师对我此生的情意巍巍，那是我三生三世修来的善缘。一路走来，我虽福薄运蹇，老师却怜我如子。是老师给了我艺术的生命，在人生最为黑暗的岁月里托起我脆弱的灵魂，给予我爱和力量，让我有勇气在阴霾中前行。老师是我人生暗夜里的明灯，是我心头永远的温暖。我很难想象如果少了老师，我会走向何方！家父生前时常提及老师对我无私的关照和爱护，我说情同父子，家父点头首肯，只一句平实的语言：“你忘了哪个，也不能忘了你沈老师”。

星霜弹指，西席杖朝。或云从师数十载，所学者何？杏坛芳菲，桃李不言。郭沫若为陶行知先生题联曰：“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。”夫教之以事，道之小末，喻诸德也，道之大者。师名正，其身正，授我以正，吾师如是。忆往二三，具诸有缘。惟愿，云章风华流光，高堂松柏同春！

我心目中的沈正老师

□石晓华

回首往事，不知不觉，我跟随沈老学书法已有20余年，但与沈老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是：我是一名残疾人。

我在6岁时，因为触电不得不截去双臂，虽然性命得以保全，但是心理却遭受了巨大的打击，生活也变得困难。一名残疾人，未来如何在社会立足、养家糊口，这个难题更是像一朵巨大的乌云一样，笼罩在我和家人的心头上，直到我18岁那一年。

那时，我正在四处应聘寻找机会，却由于学历和身体的原因处处碰壁。在又一次应聘失败后，科长叫住了失落的我，说：“你会写毛笔字画画，不如去找文化局的沈正老师拜师学艺，说不定能行。”我一听，觉得是一个机遇，便立刻去了当时的文化局，第一次不凑巧没见到人，我也没灰心，又去了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终于见到了沈正老师。

徘徊在脑中许久的名字第一次有了具体形象，那是一个中年男人，身材清瘦，面容严正，知晓我的来意后也没有立刻拒绝，而是问我：“你没有手，怎么写字？”略哑的嗓音语调平和，这让我忐忑的心情平复了些许。我开口道：“我可以用嘴写字，不信我可以写给您看！”

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沈老的学生，每周要去沈老家里学习书法，为此我还兴奋了好几天，毕竟这算是第一次我“面试成功”。但当时的我只是将书法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书法于我的真正意义和其深刻内涵，更没有预料到这在以后将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。现在想想，真要感谢那位好心的科长，我才能在后来有幸受到沈老的教诲之恩。

跟沈老学习书法的过程其实不复杂，主要是我写，沈老指导，但就是在这简单的过程里，我却学到了很多。临摹颜真卿的行书《祭侄文稿》时，初学行书的我并没有领会到这幅作品的魅力，写得很是僵硬。沈老并没有责怪我，反而细细和我讲述了这幅作品的背景与内涵，他说：“写的时候要写出颜氏的家国情怀和伟大气节，充满激情，字才写得好。”于是，我第一次在曲折的笔画里品出书者复杂的情感，以及书法作为艺术的魅力与价值：它不仅是简单的文字，更是书者的灵与魂的载体，是传承给后代的精神宝藏，这也正是老师常常说的：“学书法，就是学做人。”

就这样，在那间飘着墨香的书房里，我在沈老的谆谆教诲中一步步深入了解书法，也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一步步领悟、升华。以口代手的我掌握了许多书法技巧的同时，也在沈老的言传身教中渐渐褪去浮躁，学会了沉稳与厚重；爱国、忠诚、孝顺、廉洁，这些闪着光的美德更透过字帖浸润了我的生命底色。我能明显感受到，残疾带给我的阴影正逐渐淡去，书法正以另一种方式为我的人生带来新的活力与色彩。

但沈老为我安排的课堂却远远不止书房。

那是在1997年，著名京剧艺术家宋长荣来如献艺，演出之余文化局组织各方人士座谈交流，沈老便让我在座谈会上写“中国京剧”四个字。我十分紧张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用嘴写字。但当我僵硬地走上台，弯腰、咬笔、蘸墨，却发现那四个字自然地在笔尖流淌而出。落款写罢，我直起腰，听到四座雷鸣般的掌声，恍惚间回想起前几天沈老让我反复练习这四个字的场景，这才明白了沈老的良苦用心。我挺直了脊梁站着，激动得要落泪！

沈老于我，不仅是书法老师，更是人生导师。

沈老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迷茫的前半生指明方向，也无声地照耀着我的后半生。正是老师对我的深远影响，让我萌生了传承书法的念头，而我也想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到书法的魅力，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骄傲，让更多处于困顿中的人们收获一盏明灯和温暖。于是，我成立了如皋星光残疾人艺术团，同时作为“无臂七子”的一分子进行书画义卖，并用收益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；此外，在和沈老商量后，我在家乡成立了一个书法培训班，名为“梅华馆”，取“梅”的寓意，由老师亲笔题写。

老师于我的恩情，言语已无法说尽，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除此之外，夫复何言？今逢老师八十大寿，恭祝老师“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，不骞不崩”！